



娜莎文集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戏剧卷

NASHA WENJI

XIU JUAN

ANHUI WENYI CHUBANSHE

2217.2

1212

XJ

郭沫若文集

戏剧卷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赠书

校外 郭沫若



A0873810

第 一 辑

(1942—1952)

“圣战”的恩惠

(独幕话剧)

剧中人：

秋 子——她常常引以自夸的是：她曾见识过无数的男人，踏遍许多的码头。确实十余年的妓女生涯，使她学得非常乖巧。她和她的老搭档多木一样，除了热衷于金钱和那浑沌的生活外，她别无所需，也别无所感。贩卖人情就是她的全盘生活。她喜欢说话，也自以为善于说话；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，但她总觉得仍和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没有多大区别。然而毕竟年华消逝，使她变成“徐娘半老”却是事实，迎送生涯也就冷落多了。因为她的乖巧和对这行生意的熟悉与老练，所以在战争开始以后，就和多木一起被收容到随军妓院，料理和掌管一切大小的事务。

多 木——三十多岁。有人说他是高丽人，但究竟他是高丽人或者是日本人，如今谁也不清楚。他是贩毒和嫖淫的老手，长期服役于特务机关的门下，他善于看人的脸色，他善于搔人的痒处，他会对人奉承，也会对人冷酷。

德田三郎——可怜的懦弱的中学生，刚从学校出来，就被征入伍

到中国来了。

藤村——三十岁左右。虽然他的资格也算老了，他当兵已经四年，但仍旧是个上等兵。战争使得他学会了憎、学会了恨。他怪里怪气，装疯卖傻。他看到了前面他和许多人应走的坦途。

代美子——驯良的日本女性，灾难使她变得更忧郁更怯弱。

山田——三十余岁，是皇军中的小队长，从前是个政府机关的小职员，他知道不少尽忠天皇、振兴日本的道理。但长期战争、自身所遭受的刺激和苦痛，使他对于“尽忠”二字多少起了些怀疑，对于战争感到了疲倦。

岛井崎——四十岁左右。这位先生是特务机关的老手，敏锐而机变，狡猾而阴险。

醉汉及其他的人——不登场。

开场白：

这黑夜的小城，正在黑夜中。

日本随军妓院里依旧纷扰而热闹，尤其是因为这几天，这小城的皇军刚刚扫荡“凯旋”，谁个不想闲散闲散，开心开心呢？不然的话，这异国的凄凉之夜，不是早叫皇军愁煞了么？

你看吧，这是妓院里的一片小房间。是她不久以前从三岛送来的日本驯良的女人代美子的客室，陈设虽不十分华丽，却还清新。

现在，你听！歌声、笑声、话语声、喧嚷声，隐隐约约地从临近的房子里传了过来，热烈、眩目。但在此时，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哀怨、抑郁，使人悲戚的乐曲声。在这纷扰的氛围里，显

得那样不调和并且格外刺耳，然而，在“有心人”听来，不免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！

代美子从卧室里出来，无力而忧郁，看她那副润湿而有些浮肿眼睛，一定是曾经哭了的。她走近室前，听了听，她凝视着，似乎是笑了，不，她随即沉下了脸，紧皱着双眉，低低地呼唤着她丈夫的名字。

代美子 林中，林中！你……你在哪儿？你知道你的妻，被他们那些魔鬼骗到这儿，干这无耻的勾当么？你，你应该原谅……不，我们再也不能（她要哭了）（木屐声，室外闪过一个人。是秋子吗？代美子揩了揩眼泪）。

秋 子 多木，多木！（秋子上）

秋 子 代美子，多木没到这儿来吗？

代美子 你说的是这儿管事的多木先生么？

秋 子 你看，你到这儿一个多月了，还这样生疏！对啦，我正找他，他没有来过嘛？

代美子 没有。

秋 子 我还以为他到这儿来商量给你做新衣服的事哪！（半自语）全妓女院的人都正忙得要死，他却不知道又躲到哪儿去赌钱去了，整天赌钱也没有个够。唉！这人真是！他要再这样子，这儿的大事小事，我也懒得管了。（忽又觉失言，于是）代美子，新衣裳的事，还是我来替你办吧！多木他是男人家，不在行。不过，你喜欢穿什么颜色的，深色的，还是淡色的哪？

代美子 （没理她）

秋 子 我看还是淡色的好。我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，我就喜欢穿淡色的衣裳，像天蓝色啦、粉红色啦、淡绿色啦。……穿淡色的衣裳，叫人看起来又轻快，又漂亮、又年轻。代美子，你说么？

代美子 （把头转向一边）

秋 子 我告诉你，是真的，前几年我在天津，在关东哈尔滨。那时候比你现在还年轻，整整两个夏季，我净穿着天蓝色的、粉红色的衣裳。客人们不但没有说俗气的，反而都说我像天上的仙女一样的好看哩！可是，现在，（忽有所感似的）现在，代美子，你看我现在有点老了不是？

代美子 （忍不住站了起来）

秋 子 怎么你老皱着眉头不说话呢？哎！你这人真想不开。这儿的日子虽不算挺好，可是比你在国内饿着肚子强得多了！

代美子 在国内饿着肚子？是的。在国内有着成千成万的人饿着肚子。可是，就算在国内饿死了，也总比到中国来干这不是人干的事强得多。

秋 子 哎哟哟！代美子，你这话要给岛崎先生他们听见了，可怎么得了啊！你……

代美子 我，我是受了骗了。他们骗我说；到中国来可以过更安稳的日子，可以见到我的丈夫。谁知道全是一些鬼话！船一靠大连，他们就强迫着把我运到这随军妓院来了。现在我就算死了也没什么，可是，我总想他——我的丈夫。我，我对不起他……

秋 子 哎！你老是想着你的丈夫！（有点不高兴）

代美子 我想他，我日夜地想他。你叫我怎么能不想他呢？我们

刚结婚不到半年，他就被调到中国来打仗。三年了，我从没有得到他一点消息。我想过，只要我能见他一面，我死了也甘心。（忽然）秋子姐，不，秋子姑娘！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你，你告诉我！

秋 子 我说你真是小孩子，我怎么会知道你的丈夫在哪儿！

代美子 不，你会知道的，也许你见过他。（灵机一动）你看！（给她相片）这是他和他的哥哥合照的相片。

秋 子 （接过相片，看）这边这个年轻的就是你丈夫吗？

代美子 是的，他叫林中。你，你见过他么？

秋 子 你让我想想——林中……倒是一表人材，难怪……这边这个是谁？

代美子 这边这个是我丈夫的哥哥，他叫秀雄。

秋 子 秀雄，我看倒有点像山田小队长哩！

代美子 山田小队长！哪儿的山田小队长？

秋 子 就是驻这城里的山田小队长。哎！真像极了。你要见了他，真会以为是你丈夫的哥哥秀雄哩！

代美子 我没有亲自见过他。他在我结婚的前一年就到了中国。

秋 子 你碰见他，也不一定认识了。

代美子 队伍分得这样散，人又那么多，哪会凑巧碰着他呢？就算碰到他也不一定知道他的弟弟在哪里。或者……噢，秋子姐，秋子姑娘！还是求你，你求多木先生他们替我打听打听！

秋 子 他们？他们怎么会……

代美子 不，秋子姐，你是好人。你该救救我，求他们……要不，就让我自己去找去，我呆在这儿，实在……（欲哭）

秋 子 代美子，（卖弄人情）你别这样，我这人心最软，最喜

欢帮别人。可是，这事……代美子你还是听我的！你呆在这儿不是挺好吗？一来不愁吃不愁穿；二来也正是为国尽忠呀！不是吗？（一套大道理）千千万万的男人为了效忠天皇，在前线流血拼命，我们女人出来慰劳慰劳他们不是应该的吗？

代美子（自语）效忠天皇，千千万万的男人死了，伤了，而我们女人也……（轻轻）这是为了谁？为了什么？我，我的丈夫林中……（落泪）

秋子（皱眉）代美子，你为什么老说这些疯疯癫癫的话呢？你……

代美子 我……

（这时外面有人在喊：“秋子！秋子！”）

秋子 你听，有人来了，也许是多木。

多木 秋子，秋子在这儿吗？（多木上）

多木 你看你这人！叫我找了半天！原来你躲到这里聊天来了。真是！

秋子 你找了我半天。我可找了你一天啦！还说我在这儿聊天；我才不知道你躲到哪儿赌钱去了？

多木 怎么？我赌钱去了，谁说的？

秋子 还用得着谁来说吗？

多木 哎！（无奈）我告诉你，我有事去了！

秋子 有事！有什么事？

多木 有要紧的事到岛崎先生那里去了。

秋子 到岛崎先生那里去了？

多木 嗯，你不知道这几天（忽然）代美子，你该到里面休息一会了。待会还有你的事哩！

秋子（会意）对了，代美子，你先到屋里休息一会吧！马上

还有你的事。

代美子 不，秋子姐，我不能……

秋 子 走吧！待会儿再……

（秋子拥代美子进卧室，多木坐沙发上，抽烟，秋子复上。）

秋 子 （挑战地）这儿事我不想管啦！

多 木 怎么？（觉得突如其来，但马上明白了）你不管？你不管！我也不管！

秋 子 那好！我们跟上面说去，我们各干各的。

多 木 （凑近她）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脾气，我出去了一天也是为了这妓院里的事，就算不出去，这儿大事小事这样忙，我也不能老陪着你呀！

秋 子 （撒泼）不要脸！谁说要你陪着？我什么样的男子没见过，什么码头没有跑过？

多 木 是的，是的。可是（涎脸）我们究竟是老搭档呵！哈哈！……你不是说过……

秋 子 去你的吧！

多 木 好了，好了！好秋子姑娘，你知道我到岛崎先生那儿干什么去了吗？

秋 子 （气稍平）

多 木 岛崎先生和我商量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情，（警觉地四面看了看）不是这几天皇军刚从外面回来么？据说是这回仗没有打好，死伤了好多人，有一个新兵给吓坏了。对啦！你忘了么？就是昨天到这儿嚷着找他老婆的叫德田三郎的那个。山田小队长头上也受了伤。

秋 子 这又有什么呢？

多 木 怕人的是（神秘）发现了一些什么传单，大概是共产党

反战同盟什么弄的。上面写着叫士兵们觉醒起来，反对他们的长官和资本家，这事可不小，所以上面就叫岛崎先生注意调查这件事。

秋 子 叫岛崎先生调查？

多 木 是的，岛崎先生不是这城里的特务机关的头吗？而我又是岛崎先生的老帮手，所以他请我出点力，注意这儿来往的人，他还说藤村这人很可疑……

秋 子 那个怪里怪气的藤村上等兵么？

多 木 他是个老兵，怪里怪气的，有时候说话怪刺耳。我想这人……他有一条很好的金表链，不晓得哪里来的，能值两千多块钱。你那天不也给我说过么？要是这回……

秋 子 这回怎么样？

多 木 这回我想把它弄来。不过要是弄来了给你，你该怎么报答我？

秋 子 怎么报答你？

多 木 嗯，报答我哈哈！（逼近，调戏）

秋 子 你……（半推半就）

（这时外面有醉汉的笑声，一人影出现在窗外）

人影声：多木！多木！怪不得玩纸牌的时候找不到你，原来你在这儿跟秋子，跟秋子在这儿……哈哈……

多 木 你是吉川么？

人影声 我是吉川，我不是吉川！哈哈……（远去）

秋 子 （忽想起）多木，你不是说山田小队长受伤了么？怎么他待会儿还要到这儿来看代美子呢？

多 木 怎么？他待会要来看代美子。谁说的？

秋 子 （取出信）你看！这是山田小队长亲自写来的信。我找你半天也正为了这件事，看该怎么预备一下。

多 木 （看信后）糟糕！

秋 子 （奇怪）怎么？

多 木 岛崎先生跟我说好了，待会儿也要来看代美子。

秋 子 这怎么办？

多 木 我看山田小队长来了，就叫代美子应付应付——给他谈谈，就说代美子身上有病，今天晚上不能……这样把他打发走就得了。要不，岛崎先生一定不高兴，因为代美子一来的时候，他就看上她了。

秋 子 哎！偏偏代美子这样不识抬举，偏偏大家又都喜欢她。

多 木 一个新来妓女，又长得这样漂亮，谁不喜欢呢？好，我先给岛崎先生另外准备一间房子去，山田小队长要来了，你照顾他好了。

（这时门外出现一个士兵——个子那么小，衣裳却那么大，黄瘦的脸，呆滞的眼神……他是谁？是德田三郎。秋子与多木均未觉。）

秋 子 你说藤村的金表链……可别忘了。

多 木 忘不了。

德田三郎 （无力地）多木先生！

多 木 你——德田三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

德田三郎 我！是的，我又来了，我来找我的老婆。

多 木 找你的老婆，我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，这儿没有你的老婆么？

德田三郎 不，我不信。你该让我看看，把这儿的妓女都让我看看……

秋 子 德田三郎，你去吧！别在这儿胡闹啦！

德田三郎 不，我不胡闹，我要找我的老婆。（回忆似的）她是那样的年轻，那样的温柔，那样的体贴……战争以前

在国内，每逢节日与休假的日子，在学校里，不，在河边，在花园里，我和她手携着手，肩并着肩地走，低低地说着私语，有时候一齐数着天上的星星，有时候一齐追逐着草上的飞萤……那够多么快活，多么甜蜜啊！……

多 木 你在这儿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处！

德田三郎 不，我不是说废话，我让你们知道我跟她是多么的要好。请你们允许我找一找，好让我知道她是不是给送到中国来，送到随军妓院来了。啊！多木先生，我知道，这儿来了一个新妓女，也是仙台人，她就住在这房子里。（指卧室）你让我见见她，看看她是不是……

秋 子 你不用见她，她绝不会是你的老婆，她叫代美子，她的丈夫叫林中，她丈夫的哥哥叫秀雄。

德田三郎 （沉思）她叫代美子，她的丈夫叫林中，她丈夫的哥哥叫秀雄，那……那不是，不是我的老婆。可是，你们让我向她打听打听。她也许知道……（欲奔内室）

多 木 你！（一把拉住）你到哪儿去？

德田三郎 我要见她。

多 木 你要见她？告诉你！要不看你是新兵，又是疯疯癫癫的，我早就对你不客气！去！（推他）

德田三郎 怎么？（恼了）你对我不客气？难道要我对你客气么？你狐假虎威借势欺人！欺负我们当小兵的。告诉你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我们要起来，起来宰了你们，宰了你们这些魔鬼，这些魔鬼的爪牙。

多 木 你原来是个坏分子，我马上叫人把你捉起来！

德田三郎 你胡说！我不是什么坏分子，我害怕打仗，我不愿意

打仗。我要找我的老婆，我要回国去！

多 木 你不是坏分子！（转和气）那你为什么说这些话呢？难道有人教给你说的么？

德田三郎 用不着谁来教。今天早上，藤村跟我说来着，还给我传单看，那上面写得更清楚……

多 木 （接着）什么？你说藤村上等兵给你传单看？

德田三郎 是……不是……他没有……

多 木 （捉住，威胁）你说，究竟是谁给你传单看来着？

德田三郎 是……是……不是！

秋 子 （看得不耐烦）算了吧，多木，你跟这个疯子胡缠什么？叫他走吧！

多 木 （无奈，推德田三郎）走吧！

德田三郎 不，我不走，我要……

多 木 你再在这儿胡闹！

（外面）

某 声 藤村，你又来了，我看你怪逍遥的呢？

藤村声 当然啰，我爱来就来，我爱去就去，我要怎么着就怎么着；谁也管不了噢！

[藤村上 他歪戴着帽子，衣服只穿了一只袖子。另一只搭拉着，露出不干净的白衬衣，一条炫目的金表链，在胸前摆着，腰间还掖着一瓶酒。]

藤 村 （见德田三郎）又碰到你这倒霉的家伙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这儿还有你的份儿么？

德田三郎 不是你告诉我，这儿来了一个新妓女，叫我打听打听是不是我的老婆么？

藤 村 我？

德田三郎 你还告诉我，说总有一天……

藤 村 你，你别什么都拉上我，我又不是你的老子。走，走，走走！这儿不是你玩的地方，走吧，队里都睡觉了。

德田三郎（有点怕他）好，我走。（走至门口又回来）藤村，我要是找不到我的老婆，我要求回国去，你说行么？

藤 村 你问我？我还要问你哪？你要求回国，你找山田小队长，找中队长他们去吧！

德田三郎 找山田小队长？对，我找他去！（喃喃地）我要找我的老婆，我不愿打仗，我要回国去，我怕，共产军……（下）

藤 村 整天胡说八道的，我看他也活不了几天了……哼，没想到一仗没有把他打死倒把他吓疯了，新兵都是些草包……哈哈……

多 木 真是草包！

秋 子（倒有点同情似的）要不，还叫新兵吗！新兵当然不像藤村这样的老兵，打不死，捣不烂，天不怕，地不怕的。

藤 村（得意）你说我么？哈哈……当然啰，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打不死，捣不烂，也得有一套办法才行。比方说打仗吧！进攻的时候，你要闪得好，防守的时候，你要躲得好，要是一味地硬闯硬拼，那一定非倒霉不可！

多 木（讽刺地）这就是你的武士道精神！？

藤 村 武士道？打不死，捣不烂，才算得上武士道呵！就说我吧，从山西到山东，没有受过一次伤，这不是武士道是什么？要不，共产军那样厉害早把我送终了！

秋 子 这叫武士道么？这是怕死？

多 木 对了。藤村你别说了，真丢皇军的人！

藤 村 我怕死，怕死的偏偏死得快。告诉你，自己找死的才是

怕死哪？你听我说（故作机警四面看看）今天早上山田小队里有一个上等兵自杀了！

多 木 自杀了？

藤 村 那个上等兵比我资格还老，大概到中国来四年了。因为怕吃苦，又觉得战争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，所以苦恼极了，向上面要求回国，不但不得允许，反而被大太君痛打了一顿，这次出去……扫荡，他故意地把右手的食指砍断了，心想这一下子可以退伍了。可是怎么样？给查出来了！又挨了一顿毒打，他心里越想越恼，越想越难过，就在今天早上，天没有亮的时候，自杀死了！

秋 子 怎么死的？！

藤 村 你问他怎么死的么？吊死的！哎！告诉你，（装腔作势）眼睛鼓得这么大，舌头伸得这么长，鼻子里淌着血，身子挺得直直的！

秋 子 哎哟！

多 木 怪吓人！

藤 村 吓人？还有更吓人的哪！我见过一个用刺刀把自己的肚子划开了，可是没有死，疼得不行，就爬了出来，肠子拖在地上，血不断地淌着……

秋 子 （怕）你别说了！

多 木 （想起）我该替岛崎先生准备房子去了。藤村，天也不早了，你也该走了，再说你的钱昨天全输光了。

藤 村 回去干什么？这几天放假，还不玩他个够么？对了，多木，我还告诉你一个消息。

多 木 什么消息？

藤 村 你知道皇军在南洋打仗打得怎么样？哎！打得真好！听说这几天一船一船载得满满地从南洋运到东京哪！